

專號引言

本期專號「日本哲學與臺灣哲學的對話」的四篇論文，主要聚焦在二戰前日本哲學對臺灣哲學的影響關係及兩者對話的可能性。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筆者與中央研究院的「日治臺灣哲學與實存運動」主題計畫總主持人洪子偉先生及筆者主持的子計劃「日本哲學在日治臺灣的影響作用史」之成員，假洪耀勳故居（現青田茶館）舉辦「臺灣哲學與日本哲學：洪耀勳哲學的探索」工作坊。本刊所載的四篇文章皆在此工作坊發表過。在介紹四篇專號論文之前，在此先簡述與本期專號題目相關的學術背景。

在東亞的哲學學術圈相繼掀起「中國或日本、韓國是否有哲學？」的討論後，接踵而來的便是，果真有哲學的話，那麼「中國、日本、韓國的哲學又是什麼？」的問題。今日關於臺灣哲學的討論，亦無法脫離上述的歷史必然性。在這一方面的討論，比如在廖仁義〈臺灣哲學的歷史構造——日據時期臺灣哲學思潮的發生與演變〉（《當代》，第 28 期，1988 年）、洪子偉〈臺灣哲學盜火者：洪耀勳的本土哲學建構與戰後貢獻〉（《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81 期，2014 年）、〈日治時期臺灣哲學系譜與分期〉（收入洪子偉編《存在交涉：日治時期的臺灣哲學》，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2016 年）中便能窺見。洪先生在後文梳理了臺灣哲學發展的兩個背景條件及特徵。一是日本殖民時期所引發的生存危機。此涉及到存有問題的哲學關注。一是包含中國五四運動、日本大正民主、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美國威爾遜的民族自決、朝鮮三一獨立運動等世界潮流，所引發的實踐運動。此關連到哲學從理性到生命、觀念到生存（乃至實踐）的轉向。此外，針對臺灣哲學發展，洪先生提出三個階段：「前啟蒙」（1896-1916）、「啟蒙發展」（1916-1930）、「成熟期」（1930-1945），並在此三階段中區分出四大哲學區塊：「歐陸—日本哲學」、「美國實用主義」、「基督宗教哲學」、「漢學」，藉以提供一個臺灣哲學的鳥瞰圖。雖然這些區分與界定仍有待充實，但若拿本期專號的四篇論文對照來看，顯然屬於「歐陸—日本哲學—臺灣哲學」這一區塊。

關於臺灣哲學的討論，近年來雖有增加的趨勢，但在具體的研究工作，

尚屬草創階段。本期專號的四篇論文，不僅關注「歐陸—日本哲學—臺灣哲學」這一西哲東漸的發展脈絡，還將焦點放在各別的東西方哲學家思想上，進行細緻的哲學比較與探究。

藤田正勝的〈洪耀勳與日本的哲學〉，以洪耀勳進入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哲學科服務後所撰寫的文章〈今日的哲學問題〉（1934）、〈今日的哲學問題（承前）〉（1934）、〈藝術與哲學（特別是和其歷史社會的關係）〉（1936）、〈風土文化觀：與臺灣風土之間的關聯〉（1936）為論述的中心來展開。其中主要涉及的日本哲學家有西田幾多郎、田邊元、九鬼周造、和辻哲郎、務臺理作等，歐陸哲學家則有謝勒、海德格。藤田文章為洪耀勳與日本哲學的關係鏈，鋪陳出一個跨文化的哲學脈絡。藤田在指出一九三〇年代的世界動態後，將海德格哲學與田邊元進行鉤連，並注目到實存（Existenz）這個關鍵概念，認為實存哲學不僅是歐洲與日本，甚至在殖民地臺灣，亦有其歷史性意義。在這個哲學脈絡的鉤勒下，洪耀勳的上述文章，具有一個世界性、普遍性的視域。洪耀勳認為能解決當時人類危機的哲學，必須是能涉及人類現實存在的哲學，而這個哲學任務，並非海德格的存在哲學所能勝任，必須走到西田在〈我和你〉（1932）主張普遍者與個別者的矛盾對立之辯證法，才能出現曙光。此一實存概念的圖像，到了洪耀勳的文學創作論及臺灣風土論，經援用和辻的風土論、田邊的「種的邏輯」、務臺的「表現世界的邏輯」，有很大的轉變。

這一實存概念的京都學派式詮釋，在筆者看來，來自兩個必然性，即世界知識系統的傳承與繼受以及根基歷史現實的消化與轉釋。前者指洪耀勳所繼承的歐陸與日本哲學，後者指洪耀勳立足於臺灣風土企圖開啟的臺灣哲學面貌。在藤田細緻的梳理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洪耀勳接受歐陸與日本哲學的脈絡與觀點，同時也能讓讀者清楚地掌握到臺灣哲學萌芽的可能性。此文在討論「日本哲學與臺灣哲學」的關係上，具有畫龍點睛的重要地位，值得學界注意。

志野好伸的〈存在搭橋：曾天從與洪耀勳的真理觀〉，旨在藉由探討曾天從的《真理原理論：純粹現實學序說》（1937）與洪耀勳〈存在與真理：對奴茲比塞真理論的一個考察〉（1938），闡明兩者真理論中的同調

與異趣。此文與重視洪耀勳實存概念的藤田論文看似無關，但根據志野指出兩者論著的宗旨在於連接真理與實存的主張來看，可說不無關聯。應該說，志野論文補充了藤田論文沒有處理洪耀勳真理論的缺憾。

作者引用黃純青監修的《臺灣省通志稿·學藝志·哲學篇》（1954）中林熊祥介紹曾天從的一句話「故余嘗竊以為：臺灣無哲學，有之，自曾天從先生開始」，來說明曾天從及《真理原理論》的重要性。根據作者分析，曾天從嚴厲批判世界觀或人生觀的哲學（指狄爾泰哲學）、人類中心主義（如自我、生命、實存、實踐哲學）以及實用主義。據此可知曾天從與洪耀勳的哲學態度存在一些差異。曾天從和當時的實存哲學潮流背道而馳，在對康德、黑格爾及新康德學派的柯亨、李克特給予一定評價的同時表示不滿，並將論述轉移到拉斯克及奴茲比塞的真理論。此一探討真理論的進路，和洪耀勳的探討進路極為接近。作者雖未指出，但筆者認為兩者在評價胡塞爾現象學時，有不同的態度。志野指出曾天從的《真理原理論》的基本路線與胡塞爾的《哲學作為嚴密的科學》的一致性。這和洪耀勳批評人類中心主義的哲學論述時也將矛頭指向胡塞爾的純粹意識現象學的態度截然不同。

志野在指出曾天從真理論的超越面的同時，也表示他參照京都學派的辯證法與自覺概念，並沒有完全抹煞實存哲學的意義，而提出以「作為絕對自覺或反省的實存哲學」為基調的「實存真理」。這種真理自身與實存（我們）的真理之間的辯證關係，和洪耀勳的「絕對媒介的真理辯證法」有其一致性。關於洪耀勳真理論的研究，先於志野論文的有拙論〈洪耀勳的真理論〉（2016）及黃文宏的〈論洪耀勳「真理論的絕對辯證法」〉（2017）。志野論文處理了曾天從與洪耀勳的真理論及兩者的學術交流情況，可說是進一步的推進。在筆者的有限閱讀裡，此文亦是首篇處理曾天從日治時期著作的專文，值得注目。

廖欽彬的〈海德格哲學在東亞的接受與轉化：從田邊元、洪耀勳談起〉，和前兩篇討論日本與臺灣哲學影響關係的進路不同，以海德格哲學在東亞的接受與轉化為軸心，分別探討了田邊元與洪耀勳的海德格哲學接受與轉化過程。內容主要分三部分，前兩部分檢討海德格的「存在論（實

際性的解釋學)」（1923）、《存在與時間》（1927）、《康德與形而上學的問題》（1929）在日本被田邊評價、批判與轉化的脈絡。田邊說明海德格存在哲學（即解釋學現象學）來自對胡塞爾純粹意識現象學的批判以及對狄爾泰生命哲學、世界觀哲學的接收與創造，並勾勒出歐陸哲學由「德國觀念論→生命哲學→現象學→實存（存在）哲學」的發展進路。在此田邊的海德格哲學接受與轉化過程中，作者試圖突顯出田邊「種的邏輯」的形成背景與線索，並指出田邊對康德書的解釋重心，放在海德格的「時間性存在」而非「此在形上學」的闡釋上。此解釋立場突顯出田邊對海德格實存哲學的特殊性理解，這和田邊建構具宗教與時間（歷史）哲學要素的「種的邏輯」之立場有很大的關聯。

此文第三部分一方面處理的是一九三四—一九三七年洪耀勳在臺灣的著作群和一九三七—一九四三年在中國大陸的文章之中的實存概念及其演變的過程，另一方面處理的是洪耀勳與田邊元的海德格觀之親近性與差異性。前期的著作群處在實存與真理的背反立場（指〈存在與真理〉和其他論文的差異）雖有突兀之感，但若從〈實存之有限性與形而上學之問題〉（1942）與〈存在論之新動向〉（1943）這兩篇洪耀勳探討海德格實存哲學的介紹性文章來看，可知他的關心點在於人類的現實存在與形上學、此在與存在論歷史的關聯。洪耀勳雖部分接受了田邊的海德格詮釋及實存概念解釋，然而在康德書的檢討上，卻和田邊不同，將關注的焦點放在人的有限性以及此在與形上學的關聯上。此文目的有三，一是思考臺灣哲學的萌芽及可能性在洪耀勳哲學思索過程中出現的片斷。二是梳理「歐陸—日本哲學—臺灣哲學」的關係網。三是比較日本與臺灣哲學之間的同調與異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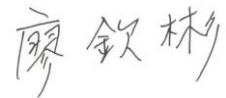
橫山泰三的〈柳田謙十郎與臺灣的邂逅——「知與行」、「哲學與對話」——〉，著眼在京都學派邊緣哲學家柳田謙十郎服務於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哲學科的異文化經驗以及其在臺灣的論文〈知與行〉（1936），並勾勒出柳田吸收西田幾多郎「我和你」的理論後，將其轉化成處理「異文化相遇」的理論，也就是「對話的邏輯」。作者提供的一些重要分析，可讓讀者理解柳田在其所處的異文化遭遇、歷史現實中如何解讀西田的思

想，並作出自己的回應或批評。作者指出柳田最重要的貢獻，是運用西田哲學中的「我和你」、「經驗科學」、「行為的直觀」之理論發展出一套行動理論與「對話的邏輯」，藉以回應在歷史現實中的實踐問題及自我與他人的文化相遇問題。

此文看似與上述三篇文章無關，但作者在文中兩次提及洪耀勳，主要是基於柳田與洪耀勳共有的時代背景。因為文政學部的哲學家們所處的是，熱衷討論哲學方法論與社會之間關係的時代氛圍。當然這不僅和當時的世界動態，亦和殖民地臺灣的特殊背景有很大的關聯。作者最後如此期許道：「柳田與臺灣的邂逅下，亦即柳田實際運用西田『我和你』之理論所產生的『知與行』、『哲學與對話』的意義，必能提供讀者一個能和同一時代的臺灣哲學家洪耀勳的思想進行比較的材料。」此期許也引導我們以橫軸的方式重新看待，和洪耀勳、曾天從等臺灣哲學家同一時代的東西方哲學家，是如何接受與轉化他們既有的哲學傳統，來回應自身面臨的危機以及當代普遍的人類危機。

本期專號「日本哲學與臺灣哲學的對話」可謂一種跨文化哲學的嘗試。四篇研究論文彼此關係緊密，又各有其長，透過此專號的問世，期待能得到各方的一些迴響與指正。

2018年5月24日



於廣州中山大學錫昌堂